

海洋文學探索

—主講人：廖鴻基

壹、演講大綱

一、海洋環境 海洋文化 海洋文學。

二、海洋文學的時代意義。

三、海洋文學與海島子民的關係。

四、海岸、海港、漁業、海洋生態、海運、海洋環境等都是海洋文學的場景。

五、海洋是書頁，海面是稿紙；我的海洋文學經驗。

六、走出去、航出去的文學。

七、海洋文學：

1、以海洋為書寫場域的文學作品。

2、多彩的人生，情感的海洋；內在的視聽，思想的海洋；靈智的覺醒，禪理的海洋；真實的水性，體驗的海洋。

3、以美學詮釋海洋文化，並滲透著海洋精神的文學作品

八、海洋精神：

1、富足而保守，不足而進取。

2、不足、有限下的進一步的思維。

3、積極、冒險、患難、活潑、進取。

九、海洋文化：

1、特質：流動的、開放的、多元的、包涵的。

2、信仰、漁業、船舶、移民、海岸、海港、海軍、海洋生物、海權等。

十、海洋文學：

1、以海洋景觀、生物或以在海上工作的人為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

2、深刻展現海洋精神，描寫人與海洋生息與共互動關係的文學作品。

3、以美學詮釋海洋文化，並滲透著海洋精神的文學作品。

4、海洋藝文四要素：(黃聲威)

a、精準的海洋知識

b、豐富的海洋情懷

c、廣泛的觀察與感受

d、獨特的海洋經驗。

十一、海洋文學世界名著：《白鯨記》／梅爾維爾／《冰島漁夫》／畢爾．羅迪／《黑暗之心》

／康拉德／《老人與海》／海明威／……

十二、台灣海洋文學：

- 1、海洋詩：覃子豪：《海洋詩抄》；朱學恕：《飲浪的人》、《海嫁》、《海之組曲》；汪啓疆：《夢中之河》、《人魚海岸》……
- 2、海洋散文及小說：東年：《失蹤的太平三號》；呂則之：《海煙》；夏曼·藍波安：《八代灣神話》、《冷海情深》、《黑色的翅膀》、《海浪的記憶》；廖鴻基(作品如簡歷)……

十三、台灣海洋環境敗壞及海洋文化式微的原因：

- 1、長期政治戒嚴。
- 2、黑水溝情結。
- 3、重陸輕海政策。
- 4、以大陸形國家思維經營海島體質的國家。
- 5、污染擴及海域生物資源枯竭。
- 6、惡性循環下的停滯狀態。

貳、延伸閱讀

融入

2008 年受邀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駐館作家，這一年來，館裡時常徘徊。墾丁、水族、恆春半島……陽光加海洋融成的旅情，海生館展場裡處處可見。

對比遊客熱鬧和南台灣熱帶風情，像是從豔陽下躲進來冷氣房，展場水族缸始終泛漾著神秘涼冷的色溫。好幾次，我在巨型水族缸前駐足。

不一定是被缸裡繽紛梭游的水族吸引，常常只是凝望和遐想。有時，心神幻覺般一不小心便融進缸子裡。這讓我想起年輕時坐在灘岸看海，拍岸濤聲波波串疊，一不小心便感覺大海勾捲她的指頭一次次向我邀約。許多年以後，跨海航行，舷邊依然看海，只是甲板上的眼線隨波俯仰，隨船隻一步步滑行在那經常反射天光的海面；海風遍織漣漪，藍綢海面始終揚動不息，真像是大海為了遮掩船隻窺探而敷在自己臉上的紛揚薄紗。

不過薄薄柔柔一層。

暫時的跨界或浸身或許不難，融入則非比尋常。

空氣和水各自鋪張擁塞的兩個世界，不停地交接摩娑，以風行、以流光、以水氣，不曾停止相互間的應許、交流和循環，但是，兩個世界分明界隔。屬於水的和屬於空氣裡的，鰓和肺、鰭和肢、游和行，不僅形體、形態，包括生活模式也都截然不同；宛如兩個造物主在競爭下各自創作出風格迥異的兩樣作品。

海生館裡的大型水族缸，裡、外相隔的往往是一豎厚重的玻璃牆，這堵牆看似絕斷重落，但允許我的視線輕易穿透。

不曉得我的駐足，可是為了更進一步。

這一年駐館，心裡頭是試著想要探尋除了航行以外，跨界融入大海的另個通道。岸、水，

兩個空間圍繞的島嶼，這兩個密切交接的空間，理當和諧、尊重、融洽，但我們的島所呈現的好像剝削、敵對更多。海的寬闊足以彌補海島有限，海島背海或向海發展自然呈現不同格局。

我們似乎融入不夠。

但融入的點在哪裡？

過去，行走海岸，航行出海，潛入水裡，或者下網、下鉤 … 這麼多年來，我似乎在摸索之間可能相連相通的一扇門扉。

當他衝破阻撓，撞破水面，遁入水裡，光影濾減大半，寒涼即刻裹抱周身。

每一顆他衝撞帶下來的氣泡，紛紛急著上漂想要回到原來的世界；已經憋住縮脹啣吸的肺泡，也不斷提醒他回到水面的必要。

似乎不急，他轉動頸子，從周邊到深下的黯淡裡，這麼多年來，他從不放棄尋找那道融入的門檻。

發現自己在水族缸前仰望凝視。

牆垣或許深遠兩斷，但意念若橋，水族缸透明的玻璃和神秘的光影，輕易便擱住我的意念，我的想像得以跨越現實限制，感官受水波泛漾牽引。我心裡想，這會不會就是尋覓多時輕巧就能融入大海的一條通道。

缸體清澄水光夢一般地搖晃，我的凝望跟著粼粼波瀾穿透，慢慢融化了兩個世界間厚重的隔閡。

身體不必沾水，悄悄地，意念已經潛入。

水液、空氣裡容身的感覺完全不同，呼吸及活動方式自然也完全不同，當我潛入缸裡，水體周密裹抱，波濡切身，水液的指頭在身上每顆細胞按捺捏塑，不斷地修飾雕塑我多所抗拒的體態，如微風一下下細緻地拂梳鳥禽飛羽。

我的臂和踝，於是長了鰭，趾間有蹼……啊，回首發現自己身上如水的流線。

周邊不再是以為的牆，透明玻璃在水裡融成了一再複製的鏡面，從原本的固著厚重軟化為無比深遠的幻境。旋個身，我輕巧地滑轉一圈視野，周遭的矇矓似乎無法碰觸、不能抵達。

這裡，擺個鰭跟上，就能與水族併游。

不若飛鳥輕盈，但地心不再沉重；情緒在觸覺與回憶裡穿梭，感受兩個世界各自的冷暖；水中浮沉，不再有墜落的恐懼。

當腳和手完全被鰭所取代，如同空氣裡長了翅，意念搨風，夢一般就能飛揚。這裡，不再只限於貼著底面行走。所有足字邊和手字邊形成的動作和意義：跑和跌，掙扎和擱抓，這裡都已不再需要。

所有的行動意念剩下停不下來的洄游或飛翔。

水光泛泛，編織清冷。

我的思想、念頭和語言，一一冷靜下來。

當我抬頭看向水面，上揚的一串串珍珠水泡，如蕩漾不息的書寫，在水面化作暫時的刻痕；那注定留不下來的片刻。

回過神來，水族缸前想起好多年前，浪濤的手一次次對我召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因為嚮往，我的心神經常往復出返。

無數次舷邊拉繩、獵魚、拔索，常知覺自己體內有些什麼已透過這些年的拉扯，一次次地在水和空氣間穿梭、縈繞。

這次將不再阻抗，是融入。

摘錄自《南方以南—海生館駐館筆記》